



香港教育大學

The Education University
of Hong Kong

2019-2020 A5B060 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課程（五年全日制）

CHI 4655 本科學術研究畢業論文

論文題目：《哈利波特》系列小說的死亡主題研究

姓名：邱曉萱

學生編號：

指導老師：區仲桃博士

題目：《哈利波特》系列小說的死亡主題研究

摘要

本文透過文獻分析和文本細讀的方法，先歸納出死亡經驗與青少年成長的關係，再分析《哈利波特》整個系列中的死亡情節與主角成長的關係。指出主角從面對死亡中得到成長，經歷尋找自我的成長歷程，完成自我統合的成長任務，並建立個人的價值觀，找到較生命更可貴的人生價值。

關鍵字詞：哈利波特、死亡、成長、青少年

第一章 導論

一、研究動機

《哈利波特》是英國作家羅琳（J.K. Rowling）創作的系列小說，整個系列共有七部作品。正如該系列的名字，這七部小說是圍繞主角哈利波特的。小說講述 11 歲的哈利第一次接觸魔法世界，進入霍格華茲魔法學校就讀，每一部的內容便是哈利在每個年級的冒險，整個系列橫跨哈利七年的成長生活。

「成長」無疑是該系列的一個大主題，描寫哈利在青少年階段的經歷，由兒童發展到成人的過程。很多學者也研究過《哈利波特》的成長主題。筆者認為關注主角的成長是研究《哈利波特》的一個基礎。回顧前人的研究成果，筆者發現了一個很少學者關注的部分，那就是《哈利波特》中的「死亡」情節。筆者發現「死亡」這個元素貫穿《哈利波特》整個系列。據筆者統計，小說中逝世的角色共有 42 個。對於一部描述青少年冒險的作品來說，這麼大量的角色死亡，實屬罕見。而哈利在成長的各個階段都在面對死亡，例如他自小失去父母，父母的死亡是哈利童年的關鍵事件，後來他又要面對其他親人、朋友的離世，甚至他自己也一直受到死亡的威脅，在最後一部小說中還有哈利自主犧牲性命的情節。可見「死亡」縈繞着哈利的人生，無疑與他的成長有很大關聯。所以筆者選擇以《哈利波特》的死亡主題為研究範圍，希望為現有《哈利波特》研究的缺失作補充，探討死亡情節與主角成長的關係，從而體現《哈利波特》系列的文學價值。

二、文獻回顧

目前研究《哈利波特》的研究主要可分為主題研究和藝術手法研究兩大類。

主題研究方面，不少學者曾分析《哈利波特》的成長主題，例如張瑋（2012）的〈自我的危機與整合——論《哈利波特》系列小說中的成長主題〉，就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去探討哈利承受的心理壓力，以及角色克服危機從而成長的過程。¹當中提及哈利的孤兒身份，並分析哈利人生中的父性角色，指出小說中多個角色都在哈利的人生中扮演了父親的角色，建立正面的父性想像。²筆者留意到這些父性角色的結局都是死亡，因此可以研究他們的死亡對哈利的成長所帶來的影響。又例如林哲瑛（2003）的〈哈利波特的成長——以衝突理論為中心的探討〉，就主要探討小說中的衝突情節，指出主角如何從衝突中成長。³

除了成長主題，也有學者研究該系列的同儕主題。例如謝慧菁（2009）的〈《哈利波特》中之同儕關係研究〉分析了哈利和朋友、同學的相處模式。⁴此外，也學者關注當中的師生關係，例如吳薇薇（2003）的〈哈利波特中的教師形象研究〉分析小說中的教師形象，以及師生關係。⁵這些角色都是主角成長過程中的重要人物，筆者認為同樣可以關注他們的死亡對主角的影響。還有學者討論《哈利波特》的深層次主題，探討作品所反映的價值觀，例如當中的宿命論、叛逆主義和現實主義等等。⁶筆者認為了解作者透過作品所反映的價值觀十分重要，因為作者往往會透過主角的經歷和行為來傳達這些價值。

藝術手法研究方面，學者對《哈利波特》所運用的藝術手法有大量的研究，包括《哈利波特》的敘事手法、場景建構、象徵手法、想像元素、聯覺隱喻等等。⁷筆者認

¹張瑋（2012）：〈自我的危機與整合——論《哈利波特》系列小說中的成長主題〉，華中科技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，檢自 <http://cdmd.cnki.com.cn/Article/CDMD-10487-1014027774.htm>。

²同註1。

³林哲瑛（2003）：〈哈利波特的成長——以衝突理論為中心的探討〉，臺中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，檢自 <https://hdl.handle.net/11296/8px373>。

⁴謝慧菁（2009）：〈《哈利波特》中之同儕關係研究〉，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，檢自 <https://hdl.handle.net/11296/234284>。

⁵吳薇薇（2003）：〈哈利波特中的教師形象研究〉，臺中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，檢自 <https://hdl.handle.net/11296/86354k>。

⁶陳少文（2010）：〈淺析哈利波特系列小說中的價值觀〉，《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》，第30卷（第10期），頁87-88。林憶萍（2010）：〈以正義與關懷理論分析哈利波特的道德抉擇〉，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，檢自 <https://hdl.handle.net/11296/ff2mrz>。

⁷林宛瑄（2009）：〈理性眨眼的瞬間《哈利波特》中流動的想像地景〉，《英美文學評論》，第14期，頁145-176。鄭如涵（2008）：〈《哈利波特》全集中的想像元素研究〉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碩博士班碩士論文，檢自 <https://hdl.handle.net/11296/t9h48v>。林彥含（2012）：〈《哈利波特》中的身體、情緒、與語言：聯覺隱喻在華語與英語中的比較〉，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，檢自 <https://hdl.handle.net/11296/6n42nt>。

為象徵手法與死亡主題較有關聯，例如蕭景（2015）的〈基於概念整合理論對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》中象徵意象的解讀〉。⁸當中「鳳凰」、「獨角獸」和「魔法石」等意象都與重生有關，「重生」明顯是一個不存在於現實世界，只成立於奇幻文學的內容設定，而在《哈利波特》中佛地魔就經歷了重生，而且他一直追求永生。筆者認為這些意象的存在意義值得探討，當死亡成為了可逃避的存在，角色如何看待死亡這件事值得深思。

三、研究問題和研究方法

本文主要運用文獻分析和文本細讀的方法來進行研究。

首先，在第二章中，筆者會運用文獻分析法，回顧心理學上的成長理論，指出死亡與成長的關係，討論面對死亡如何影響一個人的成長。

然後，在第三章中，筆者會進行文本細讀，以皇冠出版社翻譯及出版的《哈利波特》小說為研究文本。先整理出對主角成長有影響的死亡情節，分析死亡在主角整個成長歷程中的作用。並討論他人的死亡如何影響主角的價值觀建立。

第二章 死亡與成長的關係

討論死亡與成長的關係之前，先要找出「成長」的定義和特點。「成長」一詞有長成、長大的意思，是邁向成熟的一個發展過程。人的成長不只生理方面，還有心理方面。成長不是到了人生某個階段、某個年齡便結束的，人的一生可以不斷經歷成長。Erikson（1963）的「心理社會發展論」把個體的發展分為8個階段，指出每個階段都有發展任務，說明個體如何適應和克服不同的困難，完成發展任務，從而建立健康的人格。⁹這8個階段分別是：0至1歲嬰兒期、1至3歲幼兒期、3至6歲學前期、6至12歲學齡期、12歲至18歲青少年期、18至25歲成年早期、25至50歲成年中期、50至死亡成年晚期。¹⁰

⁸ 蕭景（2015）：《基於概念整合理論對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》中象徵意象的解讀》，貴州師範大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，檢自 <http://cdmd.cnki.com.cn/Article/CDMD-10663-1015986227.htm>。

⁹ 林崇德（2002）：《發展心理學》，中國：浙江教育出版社，頁74-79。

¹⁰ 同註9。

根據文本的內容，哈利的年齡是 11 至 17 歲（每部作品增加 1 歲），正屬於青少年期。所以在下文，筆者主要討論青少年的成長。青少年期又可以細分為 12 至 15 歲的少年期和 15 至 18 歲的青年期。¹¹在「心理社會發展論」中，青少年期的發展任務是「建立自我統合，防止角色混亂」。¹²「自我統合」（self-identity）又譯成「自我認同」，即是自我認識、自我接納及要求別人認同，從而建立自我身份。¹³在青少年期，個人的自我意識增強，會開始反思和審視自己的存在，會問自己是誰、自己的角色是什麼。《人生發展心理學》中提到青少年自我意識的發展過程一般有三個階段：

一、「自我」分化。心理學家又把這個時期稱為「自我發現期」。學者認為步入少年期，以往朝「外」的心理活動會逐漸轉向「內」。在兒童期時，個人只是一個觀察者，觀察着外界。到了少年期後，個人除了觀察者的身份，還分化出被觀察者的身份，開始自我觀察、自我分析、自我評價；

二、「自我」矛盾。這個階段在少年期到青年初期之間。不斷觀察和分析自我時，往往會發現現實中的自己存在許多缺點，與理想中的自己存在差距，兩者產生明顯衝突。此時個人內心會感到不安和痛苦，出現自我厭惡、壓抑感和失落感。過分看低現實中的自己便會變得自卑，甚至自我否定；

三、「自我」統一。學者指出正因為自我矛盾的反復出現，令個人察覺到「自我」的分裂，從而產生「自我」統一的要求。要達到這一點，需要對自己的能力性格有正確的評價和對待，不被別人的看法態度影響，也不追求不切實踐的夢幻（華紅琴、翁定軍和陳友放，2000）。¹⁴

「死亡」是所有生物發展過程的終結，是必定要面對的自然法則。人類對死亡概念的認識其實由幼兒期便開始建立。Faivre（1981）指出 2 歲的幼兒會在意家人是否在其身邊，出現「分離焦慮」，是最早開始了解死亡的時候。¹⁵Essa 和 Murray（1994）更指

¹¹ 張向葵和劉秀麗（2002）：《發展心理學》，中國：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，頁 242、280。

¹² 陳國泰（2018）：〈Eri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論在負向人格特質的中小學生輔導之應用〉，《台灣教育評論月刊》，第 7 卷（第 12 期），頁 124-131。

¹³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：《青少年成長與發展》，檢自 https://www.nwcss.edu.hk/subject/LS/study_key/0708/F6&7%20Ls/self-understanding%20reference/youth%20defination%20and%20characteristics.pdf 檢索日期：2020.5.1。

¹⁴ 華紅琴、翁定軍和陳友放（2000）：《人生發展心理學》，中國：上海大學出版社，頁 118-121。

¹⁵ 張淑美（1996）：《死亡學與死亡教育》，台灣：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，頁 31。

出在此階段幼兒面臨喪親的經驗，對死亡會有「情緒層次」的知覺。¹⁶而大部分研究均指出9歲及以上的兒童已經了解死亡的「普遍性」（所有生物都會死亡）和「無機能性」（死後所有生物機能的停止），但對「不可逆性」（無法復活）的了解卻隨年齡增長，數字有所下降，顯得更不成熟（張淑美，1996）。¹⁷Speece 與 Brent（1993）針對「不可逆性」，請大學生來進行研究，發現一半以上的大學生認為人可以復活。¹⁸筆者認為會有這個現象其實與個人的死亡經驗和信仰有關。

而死亡經驗與年齡無關，死亡事件其實隨時會發生。Jones（1977）的研究就指出，每5個16歲以下的美國青少年之中，就有1個遭受過喪親之痛。¹⁹Hargrove（1979）指出兒童和青少年接觸死亡的相關經歷，影響其對死亡的了解與態度深遠。²⁰張淑美（1996）歸納了許多學者對死亡與成長關係的看法：

尋求對死亡的了解，都是追求人生意義的一部份（Feifel，1959；Leviton，1969；Wass&Shaak，1976）；自幼對死亡的知覺、概念、看法，甚至會影響一生的思想和行為，也是生命中重要的組織原則，對人格之形成，情緒、心理與認知的發展等，均有深遠的影響（Cruse，1982；Grollman，1967；Kastenbaum&Aisenburg，1972）。（頁2）²¹

死亡經驗無疑對人的成長造成影響。筆者首先關注的是年幼時喪失雙親對兒童成長的影響。父母在兒童的成長中扮演重要的角色，父母的態度和行為會影響孩子性格的成長，而父母的缺席會影響兒童的心理成長。《孤兒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分析研究》指出孤兒對比一般同齡兒童的心理健康在「對人焦慮」、「孤獨傾向」、「自責傾向」和「過敏傾向」方面有較大的差異（張峰、楊欣、郝立濤和李莎，2009）。²²而且任何年齡層的人面對死亡都會有各種各樣的情緒，例如恐懼、悲痛、憤怒、絕望、無助等。甚至會產生罪惡感、人際關係失落的無力感（Hart，1976）。²³呂羿慧（2011）研究指出：

¹⁶ 同註 15。

¹⁷ 張淑美（1996）：《死亡學與死亡教育》，台灣：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，頁 33-34。

¹⁸ 同註 17。

¹⁹ 張淑美（1996）：《死亡學與死亡教育》，台灣：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，頁 2-3。

²⁰ 張淑美（1996）：《死亡學與死亡教育》，台灣：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，頁 2。

²¹ 同註 20。

²² 張峰、楊欣、郝立濤和李莎（2009）：〈孤兒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分析研究〉，《河北企業》，第 12 期，頁 70-71。

²³ 張淑美（1996）：《死亡學與死亡教育》，台灣：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，頁 3。

當青少年壓抑自己悲傷情緒時，將可能形成未解決的哀傷，未解決的哀傷則會導致青少年強烈的沮喪，在未來可能會有慢性疾病、激烈且持久的內在反應，甚至在人際關係、學業、工作等的自尊及能力都將受到嚴重的損害，使青少年無論在生理及情緒上都產生問題狀態。（頁 11）²⁴

可見接觸死亡事件會對兒童和青少年的心理成長造成重大的影響。很多研究更指出青少年會模仿其他親友的自殺行為。Hawton（1986）認為青少年自殺是一種學習成果。²⁵而 Brentetal（1996）的研究亦發現家庭中有家屬自殺的青少年，自殺企圖較一般青少年高。²⁶

然而死亡事件的出現是無法控制和避免的。承認死亡對個人成長造成的不良影響時，不少學者也提到學習面對死亡對成長的正面影響。面對死亡可以是青少年學習人生的機會（陳凱欣、潘桂玲和田芳，2014）。²⁷林吟儒（2013）的研究指出遭遇意外喪父的青少年，其自我認同會有所變化，經歷三個階段：

一、自我解構期。指喪親初期，喪親者的自我認同混沌，自我價值感降低，對自我價值和生命意義產生懷疑；

二、自我萌芽期。指喪親後二至四個月，喪親者會逐漸獨立，過程中肯定自我的價值，這個階段自我認同提升，但又易受外界影響；

三、自我重構期。喪親者會自我承諾獨立，重新建構生命意義。²⁸

筆者發現這三個階段正符合上文提到的「自我意識的發展過程」。可見從面對死亡的過程中，青少年能夠完成自我統合，達至成長。

第三章 從面對死亡中成長的主角

²⁴ 呂翊慧（2011）：〈青少年面對死亡事件之失落反應與因應〉，《諮詢與輔導》，第 301 期，頁 10-13。

²⁵ 張曉雲（2007）：《青少年自殺死亡與家人自殺及精神疾病史之研究》，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，檢自 <https://hdl.handle.net/11296/f3x3b7>。

²⁶ 同註 25。

²⁷ 陳凱欣、潘桂玲和田芳（2014）：《孩子，走下去——陪伴孩子從哀傷中成長》，香港：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，頁 20。

²⁸ 林吟儒（2013）：《遭逢意外喪父青少年的家庭角色與自我認同的變化》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碩士論文，檢自 <https://hdl.handle.net/11296/5uh6ky>。

細讀《哈利波特》整部作品，筆者認為討論主角哈利的成長離不開他所經歷的死亡事件。可以說是這些死亡事件造就了哈利這個角色。而在 42 個逝世的角色中，筆者認為有 9 個角色與哈利的關係特別密切，包括：詹姆波特、莉莉波特、天狼星布萊克、路平、鄧不利多、石內卜、弗雷衛斯理、多比、西追迪哥里。他們分別是哈利的父母、教父、導師、朋友和同學。筆者分析他們的死亡與哈利成長的關係，歸納出下列兩點。

一、尋找自我的成長歷程——迷失、矛盾與統合

作者筆下哈利的成長歷程正符合青少年自我意識的發展過程。筆者認為哈利在七年的成長生活中，最初經歷了自我迷失，中間出現自我矛盾，最終達到自我統合，整合並找到自己的定位。而造成哈利自我迷失、自我矛盾，並催化他達到自我統合的主要因素就是他所面對的死亡事件。

（一）入學前至一年級：自我迷失

文本開頭的部分，講述哈利第一次接觸魔法世界，當時的哈利對自己的身世毫不了解，可見哈利的成長歷程開始於自我的「迷失」，而這種自我迷失的成因是哈利父母的死亡。在第一部《哈利波特：神秘的魔法石》的第一至二章，作者交代了哈利幼年喪失雙親的孤兒身份。喪親的哈利被鄧不利多安排到麻瓜世界的親戚家裡生活。德思禮家是一個完全不接受魔法的麻瓜家庭，所以他們拒絕告訴哈利任何有關他父母的事情。哈利不知道自己父母是巫師，更不知道自己父母的死因。在德思禮家，哈利的的生活就像是一個僕人，每當哈利不小心用了魔法，就會受到懲罰，但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所用的是魔法。這種經歷導致童年時的哈利一直處於自我迷失，而後來哈利在魔法世界的成長之旅其實就是在尋找自我。

（二）一年級至三年級：自我矛盾

對自己身份的不了解，造成少年期的哈利對自我有一種矛盾感。在文本中有不少哈利出現自我矛盾和自我否定的部分。例如在《哈利波特：神秘的魔法石》的第五章，哈利說：

大家都覺得我很特別……可是我根本就完全不懂魔法。他們怎麼能期待我有什麼了不起的成就呢？我很有名，可是那些讓我出名的事情，我甚至連一

點也不記得。(J.K.羅琳，2000，頁 97)²⁹

以及在第六章，哈利與衛斯理雙胞胎的對話：

「他是，」第一個雙胞胎說，「你是不是？」他又問了哈利一聲。

「是什麼？」哈利說。

「哈利波特啊！」雙胞胎異口同聲。

「喔，他呀，」哈利說，「我是說，沒錯，我就是。」(J.K.羅琳，2000，頁 105)³⁰

從這兩段可以看出，哈利否定自己的身份，他不認為自己應該被受期待，甚至當別人問他是不是哈利波特時，他把自己稱為「他」。這種自我矛盾是源於他父母的死亡，他對自己的身世的不了解。

第二部《哈利波特：消失的密室》的內容也延續了哈利對自己身份的矛盾和不安。在第 1 章中，哈利整個暑期都沒有收到朋友的來信，他覺得自己被遺忘了，他希望隨便一個巫師或女巫給他一封信，甚至願意見到他在學校的死對頭，只因他害怕魔法世界的事情是一場夢。³¹筆者認為哈利的表現與《孤兒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分析研究》中提到孤兒的心理健康問題相符，當中提到孤兒有孤獨傾向，而且對人的焦慮較大(張峰、楊欣、郝立濤和李莎，2009)。³²哈利的童年明顯十分孤獨，而魔法世界帶他逃離了孤獨，讓他第一次感受到被接納和關愛，一旦與魔法世界的人斷絕了聯絡，他就覺得自己被遺棄了，這種強烈的不安感都是源於他的孤兒身份。另外，在二年級的學習生活中，哈利被同學懷疑他是打開密室的人，而在對付湯姆瑞斗時，哈利也發現自己和佛地魔有很多共通點。在第 18 章，哈利與鄧不利多討論這個問題，表現出他的擔憂及失落。³³可以看出這個階段的哈利正進行自我觀察，面對自我矛盾。他為現實中的自己與殺死父母的壞人在能力上有共通之處，感到害怕。他發現現實中的自己與理想中的自己存在差距，尋找自我的過程中內心產生衝突。

總的來說，哈利的兒童期和少年期一直受到自幼喪親引致的心理問題影響。在解決自我矛盾的過程中，他也一直在尋找父母的蹤跡。哈利會從不同的人口中打聽父母

²⁹ J.K.羅琳(2000)：《哈利波特：神秘的魔法石》，台北：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，頁 97。

³⁰ J.K.羅琳(2000)：《哈利波特：神秘的魔法石》，台北：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，頁 105。

³¹ J.K.羅琳(2000)：《哈利波特：消失的密室》，台北：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，頁 17-27。

³² 張峰、楊欣、郝立濤和李莎(2009)：〈孤兒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分析研究〉，《河北企業》，第 12 期，頁 70-71。

³³ J.K.羅琳(2000)：《哈利波特：消失的密室》，台北：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，頁 380-396。

的往事。第一部中還有哈利發現意若思鏡的情節，哈利連續幾晚來到鏡前就為了與鏡中的家人在一起。³⁴表現出哈利對親情的渴望。而第三部《哈利波特：阿茲卡班的逃犯》更突顯出哈利對了解自己父母的渴求。這一部裡哈利第一次接觸到父母的朋友和害死父母的幫兇。對比一、二年級時的哈利，三年級的哈利對父母的死亡表現得更加激動，對背叛父母的人十分憤怒。可見在前三部中，父母的死亡造成了哈利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矛盾，而哈利在解決這些自我矛盾中獲得成長。

（三）四年級至五年級：自我矛盾

接着細讀第四、五部作品，筆者認為此時的哈利已步入青年期，這個階段他出現了程度升級的自我矛盾，甚至面臨崩潰，因為作者在情節上安排了很多重大的變化。

首先，第四部《哈利波特：火盃的考驗》中，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最後佛地魔的復活和西追迪哥里的死亡。這是整個系列中，哈利第一次面對真正的死亡。文本中寫到：

*他望着哈利，但哈利卻刻意避開他的視線。鄧不利多就要來詢問他了，他就要來逼問哈利重新回想那所有過程了。（J.K.羅琳，2001，頁 721）*³⁵

*當哈利在事後一個月回顧當時的情景時，他發現在接下來的日子中，他記得的事情非常少，那感覺彷彿就像他已經經歷太多事情，以至於心中無法再容納任何新的事物。（J.K.羅琳，2001，頁 743）*³⁶

可以看出哈利對這件事的恐懼和難過，令他想要逃避與鄧不利多的討論，並在接下來的日子中變得情緒低落，亦令他在五年級變得神經緊張。

而在五年級，發生了對哈利成長影響最深的事情——天狼星的死亡。天狼星是哈利的教父，亦是哈利唯一一個關係親密的親人。前人的研究把天狼星視為哈利成長中的父性角色。³⁷在第一部中談及父母的死亡時，哈利通常會說他根本不記得那一晚發生的事情。對比之下，教父天狼星的死亡明顯對哈利造成更大的打擊。這是哈利第二次痛失親人，這一次發生在哈利有記憶、有死亡概念的年紀。哈利親眼看着天狼星的死，而且天狼星和他的父母一樣，是為了救哈利而死的。作者用了足足四章來描述這

³⁴ J.K.羅琳（2000）：《哈利波特：神秘的魔法石》，台北：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，頁 202-222。

³⁵ J.K.羅琳（2001）：《哈利波特：火盃的考驗》，台北：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，頁 721。

³⁶ J.K.羅琳（2001）：《哈利波特：火盃的考驗》，台北：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，頁 743。

³⁷ 張瑋（2012）：《自我的危機與整合——論《哈利波特》系列小說中的成長主題》，華中科技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，檢自 <http://cdmd.cnki.com.cn/Article/CDMD-10487-1014027774.htm>。

個角色怎樣死亡，以及哈利在他死後的反應。在《哈利波特：鳳凰會的密令》第三十六章，哈利剛剛目睹天狼星的死亡後，佛地魔與鄧不利多對決，並纏上了哈利的身體，叫鄧不利多想要殺死自己，就要殺死哈利，此處寫到：

讓這痛平息吧，哈利心想……讓他把我們殺了……把這結束掉，鄧不利多……死亡跟這比起來根本不算什麼……然後我就能再見到天狼星了……（J.K.羅琳，2003，頁 887）³⁸

可以看出哈利為天狼星的死痛不欲生。而在第三十七至三十八章，作者進一步描寫哈利的內心想法和行為。由於篇幅較長，筆者製作了一個表格來展示相關的情節和內容節錄（請看附件一）。天狼星的死亡令哈利徹底崩潰，從哈利的內心獨白可知哈利把天狼星的死視為自己的過錯，他的內心充滿自責和罪疚感（附件一第 1 項）。他拒絕與任何人討論天狼星的死亡。當鄧不利多和他討論時，他勃然大怒，他認為鄧不利多無法了解自己的心情。當鄧不利多指出「*這種痛是身為人類的一部分*」（J.K.羅琳，2003，頁 895）³⁹，哈利咆哮：「*那麼——我——不想——生為人類！*」（J.K.羅琳，2003，頁 895）⁴⁰（附件一第 2 項）當海格和他提起天狼星時，他拒絕繼續討論，並立即離開（附件一第 3 項）。可以看出哈利的情緒一直無法平復，他持續地憤怒和哀傷。哈利接受不了天狼星的死亡，他嘗試用雙向鏡和天狼星對話（附件一第 4 項），甚至找學校的幽靈尼克討論，希望天狼星以幽靈的身份回來（附件一第 5 項）。此處作者寫到：

盼望再見到教父並和他說話的希望破滅了，哈利現在的感覺彷彿是又再一次失去了他。他悲戚的慢慢走過空盪無人的城堡，想着他這輩子大概再也快樂不起來了。（J.K.羅琳，2003，頁 933）⁴¹

直到與尼克討論完後，哈利真正了解到天狼星不會再回來的事實，接受了死亡的不可逆性。最後作者安排了哈利和露娜討論親人死亡的情節（附件一第 6 項），此處哈利的情緒終於平復下來，接受現實。

筆者認為作者運用了天狼星的死亡，讓哈利真正體會失去至親的痛，並學會面對死亡。不同於幼兒期喪親，在青年期再次面對至親的離世，哈利所體會到的情感更加

³⁸ J.K.羅琳（2003）：《哈利波特：鳳凰會的密令（下）》，台北：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，頁 887。

³⁹ J.K.羅琳（2003）：《哈利波特：鳳凰會的密令（下）》，台北：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，頁 895。

⁴⁰ 同註 39。

⁴¹ J.K.羅琳（2003）：《哈利波特：鳳凰會的密令（下）》，台北：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，頁 933。

複雜，他經歷了自我解構和自我重構（林吟儒，2013）。⁴²他為天狼星的死而自責，他的自我價值變低。但這件事令他真正反思死亡是怎麼一回事，當他的情緒平復下來，他學會了面對死亡，並開始重新建構對世界的意義，反思自我的生命價值。

（四）六年級至七年級：自我統合

在六年級，作者安排了鄧不利多的死亡。筆者認為在整部作品中，鄧不利多一直是哈利最重要的人生導師。他一步步引導哈利做所有事情，在每一次談話中向哈利傳授人生道理。文本中一再強調鄧不利多是佛地魔唯一害怕的人，在關鍵時刻他總會保護哈利，是哈利安全感的來源。所以鄧不利多的死就代表哈利需要真正獨立。哈利要獨自完成鄧不利多交給他的任務，獨自面對戰爭，打敗佛地魔成了哈利一個人的責任了。亦即是哈利找到自己的定位，完成自我統合，達到青少年階段的成長任務的時刻。

而在七年級，戰爭正式爆發，哈利並沒有繼續他的學習生活，而是投入了戰爭之中。他找到了自我的定位，承擔起結束戰爭的重大責任。知道自己是佛地魔的分靈器之一時，他勇敢面對自己的死亡，選擇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救別人。

哈利從面對死亡的過程中學會獨立，學會承擔責任，更學會愛和犧牲精神。經歷了自我迷失、自我矛盾，並做到自我統合，完成了尋找自我的整個成長歷程。

二、較生命更可貴的價值——愛和正義

筆者認為作者透過死亡來展現較生命更可貴的價值，運用其他角色的死亡來幫助主角建立價值觀。Durkheim（1951）把自殺分為四種類型，其中一種類型稱為「利他型自殺」，自殺者認為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義務而自殺，這種情況較常出現於早期社會。⁴³雖然《哈利波特》中發生的死亡事件並不算是自殺，但當中也有不少自我犧牲的死亡方式，筆者稱之為「利他型死亡」。中國古代的倫理哲學中有「捨生取義」一說，認為為了正義和真理可以不惜犧牲生命。同樣地，在《哈利波特》中作者也提出

⁴² 林吟儒（2013）：《遭逢意外喪父青少年的家庭角色與自我認同的變化》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碩士論文，檢自 <https://hdl.handle.net/11296/5uh6ky>。

⁴³ 張曉雲（2007）：《青少年自殺死亡與家人自殺及精神疾病史之研究》，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，檢自 <https://hdl.handle.net/11296/f3x3b7>。

了較個人生命更可貴的價值——愛和正義。

討論為愛而犧牲的死亡，一定要先說哈利的父母詹姆和莉莉。在一年級，佛地魔曾對哈利講述他父母的死亡經過，佛地魔說：「我先下手殺你的父親，他寧死不屈英勇地反抗到底。」「你的母親原本不用死的……她為了保護你才喪命。」（J.K.羅琳，2000，頁 301）⁴⁴

事後，鄧不利多亦告訴哈利：

「你的母親為了救你而死。如果說，世上真有一件佛地魔所無法了解的事，那必然就是愛了。他並不曉得，像你母親對你那樣強烈的愛，必定會留下它自己的印記，我指的並不是疤痕，不是肉眼可見的記號……曾經被某個人這樣深深愛過，即使那個愛我們的人已經死亡，也將會留給我們某種永遠的保護力量。」（J.K.羅琳，2000，頁 305-306）⁴⁵

在第一部作品中，作者已明確交代哈利父母的死是為了救他。尤其是他的母親莉莉，她原本是不用死的，但她選擇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救哈利，她對哈利的愛成為了強大的保護力量，令佛地魔的死咒反彈。哈利本身並沒有對抗佛地魔的力量，哈利的性命可以說是用他母親的犧牲換回來的。可見作者由一開始便指出較生命更可貴的價值就是「愛」。雖然哈利的父母在他年幼時就去世了，哈利對他們的印象是從別人的評語和回憶裡建立起來的，但他們的死亡令哈利體會到愛，並把他們善良、勇敢的特徵傳承給了哈利。

另外，他的教父天狼星也是為他而死的。在《哈利波特：鳳凰會的密令》中，哈利被佛地魔誤導，以為天狼星被捉了，他來到魔法部想營救天狼星，結果被佛地魔的手下圍攻。⁴⁶天狼星正死於這場來救哈利的戰鬥中。還有哈利的朋友多比，他去馬份莊園救出哈利等人時被刺死。⁴⁷以上四個角色都為哈利而犧牲了性命。

除此之外，在最終戰爭中，哈利的朋友弗雷、他的老師石內卜和路平也死了。弗雷死於戰鬥當中。⁴⁸而石內卜原來是哈利母親的朋友，他一直深愛着莉莉，為她保護哈利。所以他成為了間諜，接受鄧不利多的任務殺死對方，隱瞞接骨木魔杖的事情，最

⁴⁴ J.K.羅琳（2000）：《哈利波特：神秘的魔法石》，台北：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，頁 301。

⁴⁵ J.K.羅琳（2000）：《哈利波特：神秘的魔法石》，台北：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，頁 305-306。

⁴⁶ J.K.羅琳（2003）：《哈利波特：鳳凰會的密令（下）》，台北：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。

⁴⁷ J.K.羅琳（2007）：《哈利波特：死神的聖物（下）》，台北：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，頁 520-554。

⁴⁸ J.K.羅琳（2007）：《哈利波特：死神的聖物（下）》，台北：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。

終被佛地魔殺死。⁴⁹哈利直至石內卜死時才知道真相。而路平也死於戰鬥之中，作者並沒有描述他死亡的過程，但他和天狼星一樣，是哈利成長中的父性角色，在哈利獨自到森林面對佛地魔時，路平的靈魂和哈利其他三位家人一起出現，哈利對於初為人父的哈平的死亡感到抱歉，此處路平對哈利說：

「遺憾我沒有機會認識他（路平的兒子）……可是他會知道我是為何而死的，我希望他會了解。我是在努力改變這個世界，讓他能夠過得更快樂。」（J.K.羅琳，2007，頁 796-797）⁵⁰

這些人的死亡無疑對哈利造成很大的打擊。他們陪伴着哈利成長，他對他們每一個人都有鮮明記憶。筆者認為他們的死亡讓哈利真實地見識到什麼是愛和正義，明白到世上有較生命更可貴的價值存在，推動哈利前進，學會勇敢面對自己的死亡。在《死神的聖物》第 34 章中，哈利獨自到森林面對佛地魔。他知道自己必定要死，因為他是佛地魔的分靈器之一，他死去才能真正打敗佛地魔。當中寫到：

但是此刻他卻壓根沒有逃跑的念頭，沒有遠離佛地魔的念頭。結束了，他知道，唯一剩下的就是那件事——死亡。

他的死非但不是災禍，反倒是對佛地魔的另一次打擊。

一旦哈利發現了他有能力阻止，他就不會讓別人為他而死。弗雷、路平、東施毫無生氣的躺在餐廳的畫面又清晰生動的浮現眼前，一時間哈利似乎無法呼吸：死神是沒有耐性的……

莉莉：「你一直很勇敢。」

詹姆：「你快到了。非常接近了，我們……我們都以你為榮。」

哈利：「會痛嗎？」

天狼星：「死亡嗎？一點也不會。比睡覺更快，還要輕鬆。」

哈利：「你不想要你們死。你們每一個都是。對不起——」（J.K.羅琳，2007，頁 788-789、796）⁵¹

可以看出哈利仍然畏懼死亡，但他沒有逃跑，他勇敢承擔起結束戰爭的責任，因為他不想再見到任何人死去。本文第二章提到，青少年會模仿其他親友的自殺行為，青少

⁴⁹ J.K.羅琳（2007）：《哈利波特：死神的聖物（下）》，台北：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。

⁵⁰ J.K.羅琳（2007）：《哈利波特：死神的聖物（下）》，台北：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，頁 796-797。

⁵¹ J.K.羅琳（2007）：《哈利波特：死神的聖物（下）》，台北：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，頁 788-789、796。

年自殺是一種學習成果（Hawton，1986）。⁵²筆者認為文本中哈利的犧牲行為正符合學者的理論。雖然一般研究中所針對的自殺類型並不是「利他型自殺」。因為現實生活中，很少人是為了大眾而犧牲性命的。亦很少人像哈利那樣，在短短 17 年的人生中經歷了那麼多的死亡事件，當中又有那麼多人為他犧牲。必須承認哈利的情況有其獨特之處，因為《哈利波特》是一部文學作品，當中的背景更是一個魔法世界，它的情節是戲劇性的，自然與現實有所不同。但虛構之中也有與現實相符的地方。筆者認為哈利的犧牲行為正是一種學習成果的展現。哈利從其他角色的死亡中學習，並加以實踐，所以最後他自己也為愛而勇敢犧牲，親自體現了較生命更可貴的價值。

第四章 結論

從上可見，本文分析了《哈利波特》中的死亡情節與主角成長的關係。

在第二章中，筆者先指出「成長」的定義，根據 Erikson（1963）的「心理社會發展論」，重點討論青少年期的成長任務：「建立自我統合，防止角色混亂」。⁵³並歸納青少年發展自我意識的三個階段：自我分化、自我矛盾和自我統一。⁵⁴

然後，筆者納歸前人對「死亡」的研究，指出死亡經驗對青少年成長的影響，包括：父母死亡對孤兒心理成長的影響，孤兒會有對人焦慮、孤獨傾向、自責傾向和過敏傾向的情況；青少年面對死亡事件時壓抑悲傷，日後產生的情緒和生理問題；青少年自殺是一種學習成果，青少年會模仿其他親友的自殺行為；以及視面對死亡為青少年學習人生的機會，在面對死亡的過程中提升自我認同，經歷自我解構期、自我萌芽萌期和自我重構期。

在第三章中，筆者細讀《哈利波特》的文本，指出主角哈利從面對死亡中成長，並找出 9 個與哈利關係密切的角色，把這些角色的死亡與哈利成長的關係歸成兩點：一、尋找自我的成長歷程——迷失、矛盾與統合。死亡事件令哈利經歷青少年期自我意識的發展過程，催化他的成長。父母的死亡令入學前至一年級的哈利產生自我迷失，令一至三年級的哈利產生自我矛盾，否定自己的身份。西追迪哥里和天狼星的死

⁵² 張曉雲（2007）：《青少年自殺死亡與家人自殺及精神疾病史之研究》，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，檢自 <https://hdl.handle.net/11296/f3x3b7>。

⁵³ 陳國泰（2018）：〈Eri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論在負向人格特質的中小學生輔導之應用〉，《台灣教育評論月刊》，第 7 卷（第 12 期），頁 124-131。

⁵⁴ 華紅琴、翁定軍和陳友放（2000）：《人生發展心理學》，中國：上海大學出版社，頁 118-121。

亡令四至五年級的哈利自我矛盾升級。尤其是天狼星的死亡，他的死令哈利面臨崩潰，亦令哈利經歷了自我解構和自我重構的過程。令他學會面對死亡，並開始重新建構對世界的意義和自我價值。而鄧不利多的死亡則象徵了哈利的獨立，他完成了自我統合，找到了自己的定位。在七年級，他承擔起結束戰爭的責任，並勇敢面對自己的死亡，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救人；

二、較生命更可貴的價值——愛和正義。作者透過死亡來展現較生命更可貴的價值，運用其他角色的死亡來幫助主角建立價值觀。哈利的一生中面對了很多死亡事件，這些人的死亡全部是為愛和正義而犧牲，他們的死亡令哈利體會到較生命更可貴的價值。最後哈利向他們學習，模仿了他們的死亡方式。在童年及青少年期裡，哈利家人和朋友為愛而犧牲性命，影響哈利也選擇了為大眾犧牲自己的性命。

《哈利波特》這部作品的情節十分戲劇性，虛構的內容又與現實世界相呼應。當中對死亡的理解很有深度，把死亡主題與成長主題有機融合，適當地設計不同角色的死亡來幫助主角成長。主角面對死亡的反應很真實，一步步讓主角完成尋找自我的旅程，並展現人性的真善美，帶出「愛」的價值。筆者希望本文可以為《哈利波特》的研究作補充。望日後可以再深入分析《哈利波特》死亡主題的其他方面，例如作者的死亡觀，以及死亡呈現的藝術手法。

（全文字數：10560 字）

附件一：哈利面對天狼星的死亡的反應

情節	節錄
哈利的內心獨白	天狼星的死是他的錯；全是他的錯。如果他，哈利，沒有笨到掉進佛地魔的圈套；如果他沒有堅信自己夢中所見的都是真的；如果他很虛心接受那個可能性，就如妙麗所說的，佛地魔就是看中了哈利喜歡逞英雄……（J.K.羅琳，2003，頁 891-892）
鄧不利多和哈利的討論天狼星的死	「你心中的感受一點也不丟臉，哈利。」鄧不利多的聲音傳來，「相反的……能夠感受如此的痛苦，這正是你最大的優點。」 「我最大的優點，是嗎？」哈利聲音顫抖的說，他瞪視着魁地奇球場，卻什麼也看不見。「你根本毫無概念……你不懂……我不想討論我的感受，好嗎？」 「哈利，承受如此的痛苦證明你還是個人，這種痛是身為人類的一部分……」 「那麼——我一不想一生為人類！」哈利咆哮。「我不在乎！我受夠了，我看夠了，我要出去，我要一切結束，我什麼也不在乎——」 鄧不利多說：「你非常在乎，你覺得自己好像會因為這種痛流血而死？」「如今你已失去母親父親，還有你這輩子唯一親如父母的親人，你當然在乎。」 「你不懂我的感覺！」哈利怒吼。（J.K.羅琳，2003，頁 894-895）
海格和哈利討論天狼星的死	海格隔着桌子湊近他，「我認識天狼星比你更久，他死在戰場上這是他所希望的死法——」 「他才不想死！」哈利憤怒地說。 「對，我想他確實不想死，」他靜靜地說，「但是，哈利……他絕對不是一個願意坐在家裏，眼睜睜看著別人去作戰的人，如果他不支援，他一定也過不了自己這一關——」 哈利跳起來。 「我要去病房看榮恩和妙麗。」他僵硬地說。（J.K.羅琳，2003，頁 925-926）
哈利嘗試用雙向鏡和天狼星對話	哈利的腦子裡有聲音在告訴他：天狼星跌落拱門時身上沒有帶那面鏡子，所以才發揮不了作用……（J.K.羅琳，2003，頁 929）
哈利與幽靈尼克討論天狼星變成幽靈回來的可能性	哈利激動地說：「可是你回來啦！你回來了——你死了，可是你並沒有消失。」 尼克：「他不會回來，他會——一直走下去。」 哈利接得飛快：「走去哪裡？告訴我——你們死了以後會怎樣？你們都去哪裡？為什麼大家都不會回來？為什麼話裡沒有擠得滿滿的幽靈？為什麼——」 尼克：「我怕死，所以我選擇留下來。」「我很抱歉我幫不了什

	麼忙。」 盼望再見到教父並和他說話的希望破滅了，哈利現在的感覺彷彿是又再一次失去了他。他悲戚的慢慢走過空盪無人的城堡，想着他這輩子大概再也快樂不起來了。（J.K.羅琳，2003，頁 932-933）
哈利和露娜討論親人的死亡	露娜：「我看你是心情不好。那個被食死人殺死的人是你的教父吧，是嗎？金妮說的。」 哈利微微點頭，不知道為什麼，他覺得可以接受露娜在他面前提起天狼星，他忽然想起她也看得到騎士墜鬼馬。 「你有……我是說，你看見過……什麼人死亡嗎？」 「有，」露娜不動聲色的說，「我母親……」 「我有時想到還是會很難過，不過我還有我爸，再說，我又不是永遠見不到我媽了，是不是？」 「呃——難道不是嗎？」哈利不確定地說。 露娜：「你不也有聽到嗎，就在那個紗幕後面？」「就是那個有拱門的房間呀，他們只不過是藏起來看不見了而已。你也有聽到他們的聲音啊！」 露娜對許多不尋常的事深信不疑。 哈利目送她離去，他發現原來在他肚子裡沉甸甸的東西好像有點減輕了。（J.K.羅琳，2003，頁 934-935）

內容節錄自：

J.K.羅琳（2003）：《哈利波特：鳳凰會的密令（下）》，台北，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。

參考資料

一、專書

- J.K.羅琳（2000）：《哈利波特：神秘的魔法石》，台北，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。
- J.K.羅琳（2000）：《哈利波特：消失的密室》，台北，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。
- J.K.羅琳（2000）：《哈利波特：阿茲卡班的逃犯》，台北，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。
- J.K.羅琳（2001）：《哈利波特：火盃的考驗》，台北，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。
- J.K.羅琳（2003）：《哈利波特：鳳凰會的密令（上）》，台北，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。
- J.K.羅琳（2003）：《哈利波特：鳳凰會的密令（下）》，台北，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。
- J.K.羅琳（2005）：《哈利波特：混血王子的背叛》，台北，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。
- J.K.羅琳（2007）：《哈利波特：死神的聖物（上）》，台北，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。
- J.K.羅琳（2007）：《哈利波特：死神的聖物（下）》，台北，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。
- 林崇德（2002）：《發展心理學》，中國，浙江教育出版社。
- 張淑美（1996）：《死亡學與死亡教育》，台灣，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。
- 張向葵和劉秀麗（2002）：《發展心理學》，中國：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。
- 華紅琴、翁定軍和陳友放（2000）：《人生發展心理學》，中國，上海大學出版社。

二、期刊論文

- 陳少文（2010）：〈淺析哈利波特系列小說中的價值觀〉，《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》，第30卷（第10期），頁87-88。
- 林宛瑄（2009）：〈理性眨眼的瞬間《哈利波特》中流動的想像地景〉，《英美文學評論》，第14期，頁145-176。
- 呂羿慧（2011）：〈青少年面對死亡事件之失落反應與因應〉，《諮詢與輔導》，第301期，頁10-13。
- 陳國泰（2018）：〈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論在負向人格特質的中小學生輔導之應用〉，《台灣教育評論月刊》，第7卷（第12期），頁124-131。
- 張峰、楊欣、郝立濤和李莎（2009）：〈孤兒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分析研究〉，《河北企業》，第12期，頁70-71。

三、學位論文

- 張瑋（2012）：《自我的危機與整合——論《哈利波特》系列小說中的成長主題》，華中科技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，檢自 <http://cdmd.cnki.com.cn/Article/CDMD-10487-1014027774.htm>。
- 林哲瑛（2003）：《哈利波特的成長——以衝突理論為中心的探討》，臺中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，檢自 <https://hdl.handle.net/11296/8px373>。

謝慧菁（2009）：《《哈利波特》中之同儕關係研究》，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，檢自 <https://hdl.handle.net/11296/234284>。

吳薇薇（2003）：《哈利波特中的教師形象研究》，臺中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，檢自 <https://hdl.handle.net/11296/86354k>。

林憶萍（2010）：《以正義與關懷理論分析哈利波特的道德抉擇》，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，檢自 <https://hdl.handle.net/11296/ff2mrz>。

鄭如涵（2008）：《《哈利波特》全集中的想像元素研究》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碩博士班碩士論文，檢自 <https://hdl.handle.net/11296/t9h48v>。

林彥含（2012）：《《哈利波特》中的身體、情緒、與語言：聯覺隱喻在華語與英語中的比較》，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，檢自 <https://hdl.handle.net/11296/6n42nt>。

蕭景（2015）：《基於概念整合理論對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》中象徵意象的解讀》，貴州師範大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，檢自 <http://cdmd.cnki.com.cn/Article/CDMD-10663-1015986227.htm>。

張曉雲（2007）：《青少年自殺死亡與家人自殺及精神疾病史之研究》，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，檢自 <https://hdl.handle.net/11296/f3x3b7>。

林吟儒（2013）：《遭逢意外喪父青少年的家庭角色與自我認同的變化》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碩士論文，檢自 <https://hdl.handle.net/11296/5uh6ky>。

四、網上文章

香港社會服務聯會：《青少年成長與發展》，檢自 https://www.nwcss.edu.hk/subject/LS/study_key/0708/F6&7%20Ls/self-understanding%20reference/youth%20defination%20and%20characteristics.pdf 檢索日期：2020.5.1。

陳凱欣、潘桂玲和田芳（2014）：《孩子，走下去——陪伴孩子從哀傷中成長》，香港：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。